

与“180岁”的盛宣怀先生对“画”

曾钰 文/图

11月2日,应常州市盛宣怀研究会邀请,我来到盛宣怀诞辰180周年学术活动现场,与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专家学者,盛氏后裔,以及盛宣怀当年创业奠基的相关单位领导和代表欢聚一堂,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与盛宣怀先生的缘分,源于一年前那个深秋的上午,我接到了市政协文史委领导布置的“作业”——绘制《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盛宣怀》(中),高等教育篇,创作60页连环画。说实话,我除了知道盛宣怀先生是常州人一个在清末有影响力的官办商人,其它知之甚少。

激动之余,立马“人肉搜索”起来。盛宣怀先生1844年生于常州府武进县,清末官员,洋务派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一张张自带历史厚重感的黑白老照片,一张张掠过眼帘,盛宣怀先生的形象逐渐从模糊变得清晰,从平面变得立体。其中一张老照片引发了我的好奇,我从绘画的角度分析盛宣怀先生:估摸着有三十来岁,白净饱满、线条流畅、起伏不大的脸庞,鼻子笔直,透着不慌不忙的果敢,眼皮微厚内敛,眼神温和、透着深思熟虑的平静,眉毛不张扬,紧抿微蹙的上唇似菱角,恰到好处地覆在厚实的双唇上,有种对确定的坚韧和对不确定的包容,相互矛盾又融合得很好,头微仰,自信不失谦逊。他身着简洁休闲的无领白褂,双肩自然下垂,一副坦然自若、极其放松的状态。嘴角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是蒙娜丽莎的那种……这一刹那,绘本的人物形象,我有了雏形。

再看中央电视台10集纪录片《盛宣怀》,沉浸式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感受盛宣怀先生所经历的每一场风雨,每一次抉择背后的复杂心情,画他的时刻,觉得他是夜空中最亮的星辰。

盛宣怀先生曾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留园的主人,我出生在留园不远处山塘街的渡僧桥边,我外公家离留园也近。去留园看嶙峋的太湖石,鹅卵石路曲径通幽,感受白墙上的细竹或隐或现,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写“儒者一出一入有大节,老僧不闻不见为大乘”的诗句。日理万机的家国情怀之外,他把诗和远方放在了留园那样的温暖港湾,修复疲惫身心,练就一颗豁达包容、大格局大自在的心。

我对盛宣怀先生的认知,一切的一切遥远模糊又真实清晰。盛家大家族的故事,像写满斑驳年轮印记的青砖老墙上晃动着百年古树的影子,时而微风拂过微微摇曳,时而飓风掠过剧烈震颤,扑朔迷离,令人难忘,留声机的余音,迂回其间。阳光穿过云朵,古树或铜像漏下一道道丁达尔效应的光线——我在绘图中常常用到这个元素。这些想象,助力我捕捉人物性格中的每一幽微细节,生动刻画人物。

那段时间,知道盛宣怀先生的故事越多,我就越发地敬仰他。晚清最有钱的两个人,一个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另一个就是官办商人盛宣怀,最终胡雪岩败在了盛宣怀的手下,盛宣怀是晚清“首富”,他的才干谋略可见一斑。

2023年11月29日,常州市盛宣怀研究会会长、市政协原副主席张跃和市政协二级巡视员、副会长陈满林召集编委会成员开会,商定绘本《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盛宣怀》分上、中、下三册,分别为工商实业篇、高等教育篇和社会事业篇。这次会议中,我认识了盛宣怀的曾孙盛承恩先生、欧阳珂教授和池子华教授,他们分别撰写上、中、下册的文字,姜家骥老师、我和季全保、季旻孜老师分别画上、中、下册。这次碰面,我对温和低调的盛承恩先生印象很深。

2023年12月2日,市政协文史委毛仕海老师带着我和姜家骥老师实地探访位于大马园巷18号的盛宣怀故居(盛宣怀纪念馆),走过盛宣怀铜像,我驻足观看滚动播放的视频——盛宣怀先生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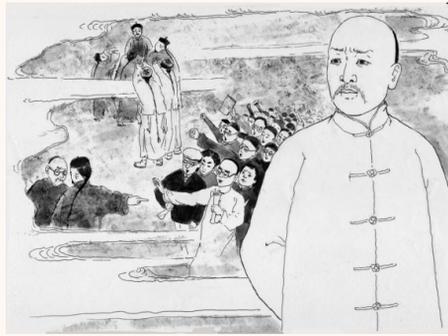
故居里摆放的文献资料、历史照片和用过的老物件,我拍下来作为绘



本文作者(左)与盛宣怀曾孙盛承恩先生合影



《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盛宣怀》绘本



《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盛宣怀》绘本(中)选登

画素材。一张张黑白老照片似乎在述说着盛家大家族的鼎盛,见证晚清“首富”的兴衰,照片中盛家女人们考究的发型和旗袍,总让我被王家卫《花样年华》主题曲洗脑,张曼玉身着旗袍,在慢镜头中摇曳的身姿,曼妙优雅,我想好了,绘本里将逐一如愿画上我爱的旗袍元素。

略知盛宣怀先生一二之后,我逢人就会唠叨上几句,说他创造的11项“中国第一”,说他家中有两个著名“女佣”,一个是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另一个是赵四小姐的母亲……我的半瓶子水啊,咣当咣当,是绘本拉近了我和盛宣怀先生的距离。

今年4月16日,张跃会长带领我们的创作小团队,来到盛宣怀先生亲手创办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档案文博管理中心欧阳珂副主任作了专业讲解,他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我用心感受着盛宣怀纪念馆内一切与他有关的气息。照片、文献,包括静穆的铜像,都在有效地帮我勾画出一个立体生动的盛宣怀。

我的画笔似一把沉甸甸的钥匙,欲要开启一扇通往盛宣怀过往故事之门。我的绘本里有一页就定格在有人推开书本的大门,另一页是让光照射在目光平和的盛宣怀铜像上——这在绘本的最后一页。

盛宣怀先生端坐在“宣怀大道”上,他在想什么?我们在他面前又在想什么?如果可以进行时空对话,你想跟他说些什么?他又想跟你说些什么?离得那么远,却又离得这么近,脑子里冒出了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绘本的画风,是我一直纠结的事,随着绘画渐渐深入,我慢慢释怀了。放下执念,画风令自己舒服了,观者才会舒服。于是我准备在写实传统和抽象夸张之间,自由切换,糅合传统和现代元素,画风中加入我擅长的漫画风格,用跳跃式想象去刻画一些属于我个人元素的小细节,尽可能表现出盛宣怀先生那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我准确抓取需要的历史碎片,转变成笔下的灵魂画像。我的画,是对他外在形象的描绘,更是对其内

在精神世界的探索。希望我的画笔画出了他本人的气度,能够触动观者的心灵。

我白天晚上紧锣密鼓地画,离交画稿时间不足一个月时,瘦瘦的我明显扛不住了,先生心疼地说:“身体不行就不画了。”我头一昂不假思索地回道:“怎么可以,除非我‘挂’了。”哈哈,这头一昂、嘴一撇的样子,颇有点刘胡兰的架势。想不到啊,我平时这么一个佛系的人,关键时刻也是不掉链子的,顿时暗暗佩服起自己来:咋还有几分电影里革命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气势呢。

在长达几个月的绘画创作日子里,我每天与盛宣怀先生进行超时空对话。绘本完成的那一刻,我知道,那段时间,我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收获了巨大的成长。

这次创作绘本的机缘,让我拨开历史层层迷雾,走近盛宣怀先生,捕捉他的身影。我用缭绕的云雾勾勒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穿插在整个绘本的始终。

现在翻看自己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绘本,我超级满足。能与“180岁”的盛宣怀先生有这么一段对“画”,三生有幸。

欲把沙河比西子

徐 飞

趁溧阳天目湖湿地公园短暂封闭式管理期间,有幸受邀参加“走进绿色常州,书写生态之美”采风。

记得首次去溧阳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逢江苏省行政区划调整,金坛溧阳划归常州市管辖。那一次我们畅游了沙河水库,并盛赞正宗的砂锅鱼头味道鲜美……

时隔四十年,适值立冬,秋尽江南,溧阳大地依旧草木葱茏。一下车,清澈的湖面波光粼粼,清爽的野风沁人心脾。缓行于湖滨木质栈道,周遭青山隐隐,绿水迢迢,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公园地处天目山余脉北亚热带,坐落于溧西牛头山、老虎山麓,由平桥河、徐家河和中田河三条河流汇合的区域,历经十余年的退渔还湖、退田还湿、退耕还林等壮士断腕般的阵痛,终成今日总面积11.54平方公里,并在2018年正式挂牌为“国家级湿地公园”。同行的生态环境局专家接着科普道:“如果说雨林是地球之肺,湿地就是地球之肾,

那溧阳天目湖湿地、长荡湖湿地和溧湖湿地就是常州之肾,它发挥着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功能。”我认真听着,不禁慨叹,曾几何时,我们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先温饱,后环保”,导致天灰地脏,江河污染,植被毁坏……

痛定思痛,经济厚实了,我们向山河还债。经溧阳人不懈努力,如今的湿地公园,亭台阁榭,点缀湖山;高拱石桥,凌空卧波。园内松柏桂杉植满山坡,赤狐黑鹤时有出没;天鹅鸕鹚冬夏迁徙,鱼虾螺蚌定居游憩。这众多的汀州、鸟岛、沟壑,不就是家门口的千岛湖吗?碧清的溪流中虬蟠斑驳的老树、沼泽里摇曳婀娜的芦苇,分明就是咱常州的九寨沟盆景滩啊!更见山峰白云倒映湖中,诗兴忽发:“欲把沙河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仰望茶山坡巨幅字牌上,习总书记的金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闪着金光。我由衷庆幸,古老常州大家庭里的新成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必将勃发出乡村振兴的无穷生机。

周有光父亲手批《云山诗稿》现身

张军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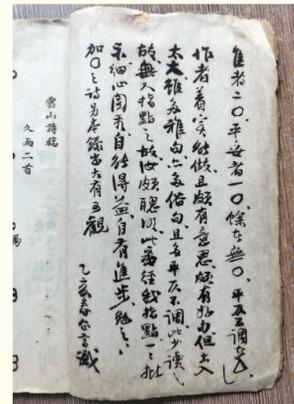
秋末,友人见示一份民国时期手稿,当见到内有“企言”字样,笔者心中一动,这难道与周有光先生的父亲周企言有关吗?

手稿为7×13厘米大小,共57页,封面上有“诗筒”“徐廷荣”等字。“诗筒”,在汉语中亦作“诗筒”,是日常吟咏唱和于诗笺后,可供插放的用具。多以竹制,取清雅之意。江南人常以竹筒贮物,亦用竹筒盛装书籍。在封面上写“诗筒”,应是作者自谦之意。联系内容分析,徐廷荣应为该手稿的作者。

检视诗稿,共有143首诗,以五绝、七绝为主,也有七律。第一页上有颇为潇洒的毛笔字题识,经过辨识为“佳者二〇,平妥者一〇,余者无〇,平仄不调者△。作者着实能做,且颇有意思,颇有好奇。但出入太大,虽多雅句,亦多俗句,且多平仄不调,此少读之故,无人指点之故。汝颇聪明,此番经我指点,一一批示,细心阅看,自能得益,自有进步,勉之勉之。加〇之诗另本录出,大有可观。乙亥春企言识”。

其中,〇是一种符号,就是圈起来表示用词得当、佳句佳词的意思,△是三角形符号,用作标记,也是一种强调、着重的意思,这里是在提醒写诗者注意其中不妥之处,希望其能再斟酌之。

这里的“企言”,经过常州图书馆古籍部有关专家辨识,并核对有关手迹,确认就是周企言,也就是著名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文化学者周有光的父亲——周葆贻(1868—1937),是他创办了武进兰社。周葆贻字企言,在创办兰社之前,周企言曾执教于龙城书院、常州女师和上海的仓圣明智大学,他的诗词文章往往被选入国文教材,并有《企言诗存》《企言随笔》《武进周企言怡庵丛书》存世;并编有《武进兰社弟子诗词集》,即《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在周企言逝世后其友人帮助出版。据了解,武进兰社是继清中叶袁枚随园弟子文人之后影响最大的男女弟子参加的旧体诗词社团。成立于民国16年(1927),止于民国26年(1937)。武进兰社是“毗陵诗国”的一个见证。晚清民国旧文人结社现象此起彼伏,以武进为例,在民国初年先后有苍岑诗社、兰社,进一步推动了本地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发展。武进兰社的创办地,正是周企言在青果巷的家中,也就是“老礼和堂”,如今挂牌为“周有光故居”的青果巷133号,



为常州市级文保单位。

题识中的乙亥年,是1935年,彼时距离周企言离世还有两年时间,老师周企言批改学生的诗稿,目前在市里还是首次见到。

徐廷荣是谁?笔者查询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出版的《武进兰社弟子诗词集》里有徐廷荣之名,并在徐廷荣名字旁标注有“查区”“云山有云山诗稿”。书中共收入徐廷荣的10首作品,绝大多数是从《云山诗稿》中辑录而来。而笔者见到的正是《云山诗稿》的手稿。

查区位于今牛塘镇卢西村之西,武宜运河之西,旧时查区村往西不远就是溧湖,村上查区港直通溧湖,十五洞桥在查区南约1.5公里处。在还没有围湖造田的时代,查区向西不远就是辽阔的湖面,几乎望不到对面。而《云山诗稿》中不少诗,就是描写溧湖或周边景致的。这里可见旧时武进四时景物,还有三官堂、临运轩茶室,以及火肉月饼等风物,还提到了“过兵”“炮声”,可见各种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描摹,对军阀混战的无奈……

当然,《武进兰社弟子诗词集》徐廷荣部分更多的是与《云山诗稿》手稿本内容基本一致的,正式出版时所改之处,正是周企言所为。如“馆中杂咏”本有四首,正式出版的《武进兰社弟子诗词集》选用其一,“满城风雨近重阳,客里思家欲断肠。最是令人添别恨,邻鸡惊破梦还乡”,其原稿最后两句是“最是不堪深夜夜,晓鸡惊破梦还乡”,这是周企言所改。

据图书馆古籍专家分析,《云山诗稿》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彼时现实生活的写照,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的人生态度,批者周企言的认真程度,他是逐字逐句修改的,为的就是能让这些诗更符合音韵,更好地反映作者的才思。